

續資治通鑑

之間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爲帝言外郡寄招之兵人材亦略可使皆民間之無家可歸者出於所願但州縣者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衙招兵之資付之寬爲其限何患不集帝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爲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患預防若暗失軍額何以爲先事之備但當措置約束毋令擾人足矣於是詔三司毋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下官皆抵罪旣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亦奏其事且言不當強提輦官詔殿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潘勝所招也權刑部侍郎陳正同等請決杖降資葉義問言輦官最爲親近比於足蹙

路馬之芻萬萬不侔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於此詔正同罰銅十斤 賀金正旦使孫道夫將還金主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主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遘吏皆卽發還我民有逃叛於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以備戰陳二也且馬得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問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

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如
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時金
主曰謀南伐故設詞以爲兵端而雜以它辭亂之金

主嘗召諫議大夫張仲軻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

長迪實

舊倫習
失今改

入僂殿侍坐金主與仲軻論漢書謂仲

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我國幅員萬里可謂
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
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金主曰宋人且何
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
臣豈得爲無罪金主曰向者梁琬嘗爲朕言宋有劉貴

妃者姿質豔美蜀之花藥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金主謂迪實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金主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迪實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耳金主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金主曰然則天贊我也旣而曰朕舉兵滅宋不過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二月丙申同知樞密院事陳誠

之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奏事帝曰卿文人讀書乃知
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 乙巳尙書工部侍郎兼侍
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密事 丙午太常少卿孫
道夫權尙書禮部侍郎因道夫使金還具奏金主所言
也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遂率百僚
稱賀詔以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
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
翼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帝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
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霽霽此乃可喜也 壬戌
起居郎劉章權尙書工部侍郎 丁丑太尉定江軍節

度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
開府儀同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及八年有捕
獠賊功當遷也 戊寅詔曰設官分職民事爲先古者
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
郡守闕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
民不得爲清望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爲官擇人今
後侍從有闕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
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竝須治
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
更迭補外任內官除詞臣臺監係朕親擢餘竝須在職

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
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 戊子追復故敷文閣

直學士洪皓再復徽猷閣直學士以其子起居舍人遵
言復職未盡也尋賜諡曰忠宣 夏四月乙未大理寺

少卿楊揆權刑部侍郎司農卿湯允恭權尚書兵部侍
郎 五月辛未改光州爲蔣州光化軍爲通化軍光山

縣爲期思縣避金太子名也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

射嘗射獐獲之金主以薦太廟

攷異李心傳云改州軍名曰歷不載其故以紹

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汪公奏劄攷之乃其避敵人之名耳

戊寅金國使驃騎上將

軍殿前司副都點檢蕭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

魏子平見於紫宸殿 丙戌金使蕭恭魏子平入辭置
酒紫宸殿以雨故復就垂拱殿時金主決意南下子平
還入謁首問以南方事且曰汝謂蘇州與大名孰優子
平曰不可比曰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
之所美也江湖地卑濕舟船以爲居魚鰕以爲釀夏服
焦葛猶不堪其熱以此言之殆不侔矣金主不悅 是
月金主召吏部尙書李通翰林院學士承旨翟永固左
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人 欲再修汴
京而徙居之爲南侵之計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時金
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甫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

再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帑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出師無
名金主怒曰非汝所知麾之使去既而召翰林應奉文
字綦散講漢書金主怒稍解翼日擢通尙書右丞嗣暉
參知政事永固因請老許之 六月癸巳名眉州青神
縣中巖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 是日流星晝隕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
配非是帝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姑息廢法
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可令刑官常諭遵
守成意 秋七月己未詔築皇城東南之外城 戊寅
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寶不爲鎔煨

伦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直
屬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帝
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采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
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它物代之今若自公
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
不成者 己卯帝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
大敘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竝置籍每
斤收其筭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鐸之類則官鬻之
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
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

得銅二百萬斤 庚辰帝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
十三首示輔臣 壬午國子祭酒周綰權尚書吏部侍郎
郎祕書少監曾幾權禮部侍郎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
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辛卯權禮部侍郎
孫道夫權工部侍郎丙申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令詔
權尚書戶部侍郎 壬寅尚書省勘會張浚已服闋詔
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依舊永州居住 丁卯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
爲文惠昭靈侯 辛亥詔立愍節廟於順昌縣以祠范
旺 甲寅夜地震 九月丁丑右迪功郎李耆言自經

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今又配州縣買銅民力愈困況江西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錢千以鉛錫雜之則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贛吉等州比屋私鑄一路且以萬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也民既銷錢而盜鑄官又抑民毀錢而更鑄得不償失徒弊百姓費邦財願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銅錫興鑄俱路委提刑兼主其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則事省而民安矣自戶部提領鑄錢而分州縣科買銅錫民多毀錢爲銅以應命故耆言如此詔提領鑄錢司措置約束 庚辰中

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中外
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帝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
名爲兵端道夫曰興兵豈問有名願陛下早爲之圖又
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置四川者二三
人常置之聖度帝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
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盍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儲備軍
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
唐太宗帝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
識大體者帝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

蜀中利害語之 辛巳以士輅爲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 冬十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祇候宋直溫副之國子司業黃中爲賀生辰使閤門祇候辦御前忠佐領軍頭引見司李景夏副之 戊子左承議郎虞允文爲祕書丞允文知渠州地磽民貧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 初帝伦損齋昇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權吏部尙書賀允中請以賜羣臣庚寅帝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所好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然飛昇則

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一君至今不死朕惟
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期
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
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
者此亦不可以不戒至是降詔諭中外如帝旨 戊戌
詔尙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檢院投狀類奏覽
訖付御史臺理問 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中竝特贈
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破死焉至是存中乞
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爲卹典帝特命錄之 十
一月癸亥金詔有司勤政安民 己卯冬至合祀天

地於南郊赦天下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今合祭天
地奉祀宗廟悉復承平舊典加以闢道山求遺書修太
學育人材文治旣舉自此願訓敕將士增修武備以爲
不虞之戒又言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爲
神武祕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
風願下文館重加讐正徧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
曹瑋王德用狄青之徒爲時出平時金人渝盟有端而
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數以武事爲言 癸未
金尙書左丞耶律安禮罷參知政事李通以憂制起復
如故 己丑詔出御前錢修葺睦親宅及重建學宮殿

宇凡一百七十一區 十二月丁未詔才人劉氏進封
婉儀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李光復左朝
奉大夫任便居住 壬子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工
部尙書蘇保衡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
典謙入見 乙卯金以樞密副使張暉爲尙書左丞歸
德尹高召和式起爲樞密副使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
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
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人差充義士臣已於數內摘揀
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
達州差撥保丁以備船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

罷兵議者乃奏罷到諸路州義士至是仲聞金有意收
盟欲爲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興洋舊有義士皆
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不費有司錢糧望下
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閱無
令州縣別致騷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於農
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蠲家業錢二百千部
轄使臣蠲六分科斂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
買軍糧草料若干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蠲其半部轄
使臣三分之二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它應軍中
所用皆自爲之軍行日支糧二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爲

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三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部
轄管轄各一人於是合五郡所籍爲二萬一千七百餘
人惟與洋大安久而不廢 金主欲都汴而汴京大內
失火命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
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
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金主
問以用兵江南之利害浩不敢正對乃婉辭以諫欲以
諷止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金主愕然曰何以知
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
而服之金主雖喜其言而不能從浩等至汴金主時使

臣者梁瓌來視工役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閒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屑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殿既成瓌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更造浩不能抗與之鈞禮致異繫年要錄以營

汴京宮室爲正隆元年及四年今從金史本紀作三年

金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

闈至金主篡位始以宦者王光道爲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領內藏金主嘗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爲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事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瓌最被委任故尤驕恣是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紹興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以皇太后年

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
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及父母年八十者皆
授官封文臣致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
以上者賜紫衣及師號有差宰執沈該率百官詣文德
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帝御垂拱殿受北使禮
金主朝太后於壽康宮 丁巳金御史大夫高楨卒

庚申金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 乙卯詔故洪州觀
察使王彥特贈安遠軍節度使 名導江縣金馬碧鷄
神祠曰昭應 金主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權場本務
通商便於民用其閒多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

不良之人私相來往可將密壽穎唐蔡鄧秦鞏洮鳳翔
府等處榷場竝行廢罷只畱泗州榷場一處每五日一
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二月丙戌朔盱眙軍申到北界泗州牒金國已廢罷密
壽等州榷場只存畱泗州一處詔盱眙軍榷場存畱餘
竝罷之時事出不意南北商旅棄物貨而逃者甚眾旣
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帝不聽
命給裹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金人又於泗州增榷場
屋二百間於是盱眙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
焉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

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少保 己丑詔海商假託風潮
輒往北界者依軍法 侍御史葉義問試尙書吏部侍
郎 金以左宣徽使許霖爲御史大夫 壬辰定江軍
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爲安慶節度使 己亥權
尙書工部侍郎劉璋兼權吏部侍郎給事中兼侍講權
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壬寅宗正少卿楊傑權
尙書工部侍郎 丁未金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金
主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
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乃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
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及分往上京東京北京西京凡

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乞一子
留侍亦不許 已酉帝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羣聚
而掠人於道者王綸曰艱食之民不得已而爲之未必
皆嘯聚也帝曰凡災傷處悉令賑濟調欠已及二十七
萬不知州縣奉行何如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
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旣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
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
當斬之以爲奸佞之戒 三月丙辰朔金遣兵部尙書
蕭恭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

具材略所長及曾立功效以奏 祕書少監沈介權尙

書吏部侍郎 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生

辰還言金主再修汴梁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
不可不早爲之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帝聞
矍然曰但恐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行事恐不止爲離
宮果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可無慮
乎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
此言公安得云云也居數日復往言之曰請勿以妄言
卽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邁亦請密爲
過備該等不聽 辛丑國子司業黃中守祕書少監近

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言金有南牧之意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爲圖以獻熙載金壇人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綰未及言中指此圖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而歎曰愆不使中爲諫諍官也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食武成王降李勣於堂下金主命增山東路泉小軍辛亥金尙書左丞張暉御史大夫許霖罷以大興尹圖克坦貞爲樞密副使是月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于岐雍間伐木以

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遷諸路近戍聚於關陝游
騎千數出近邊覘視虛實奸謀詭計未可窺測臣疎賤
冗散謹以區區管見有可裨廟堂末議者析爲三事其
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其勢若手足之相
應荊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襄陽扼荊州之衝又足以
爲荊州重輕今重兵皆駐武昌而荆襄之間所以自衛
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爲極邊去荊州四百五十里無重
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
萬一荊州爲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
鎮荊州然無兵以自固至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

疲懦安能以備緩急宜令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荊州要害要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仍擇久歷將陳者一人如出旻其人者以副之蓋旻雖老而戰功素著敵人深畏之今居南昌未足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取復事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襄既有備吳蜀可高枕而臥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間常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悍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爲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

牛伐豕聚爲小盜而爲奸雄之資使有人駕馭役使必
能得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土
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
占籍遂爲精近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
郡之民使金人果渝盟則攻守皆可爲用若尙守和好
則可以填三衝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
聞遷陝右兩河民悉以爲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諸軍
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陝其在它路又不知幾萬人若
欲攻蜀則吳玠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
遠來烏合之眾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

率沿邊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以老其師將不
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
之臣死已殆盡更且離遠巢穴大興土木虐用中原之
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
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興戰
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擣其巢穴此所
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賊盜
朝廷優以美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荊州
觀其爲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爲之加禮山東
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

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多人計得三十多人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爲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兵必思濟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爲吾之資若朝廷以趨海道爲迂只以陳敬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曰通隣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沒於韓企先家充奴婢役使企先與烏珠密議臣皆得密聽之蓋聞金人馬皆達勒達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興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樵場於白水與達勒達貿易丁

未歲達勒達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實林牙使
達勒達助兵以爲鄉道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敗師欲結
連謀叛謀泄亾入達勒達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鬱
結成疾并其母死於雲中達勒達之恨浹入骨髓今若
遣一介之使開示禍福曉以利害使達勒達之馬無與
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
西夏亦與金人爲讐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常割天德
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
歲伊實郎君領數萬騎陽爲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
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

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阿雅卜

舊作屈謂移今改

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它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爲攻已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千等以兵攻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爲吾聲援臣尙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稱

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間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爲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固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爲郭閉樵場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壯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不可後也

致異朱史夏國傳

九年歸宋官李宗閔上言要錄倫宗閔繫於四月李心傳云宗閔當係李邈之子書中言閉樵場蓋今年二月

事又聞自春徂夏當是四月間以日歷攷之今年四月庚寅陳敏政除破敵軍統制五月丙寅王宜成襄陽六月丁亥李橫浙東總管閏六月甲寅荆南增兵已卯劉汜除效用統領與宗閔所言往往相符心傳所攷是也今從之

五月壬戌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劉爲建寧軍節度使 己巳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未有定立條目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詳密可行今請重行修正其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眾多長吏覺察不盡請令監司專按察守倖路都監以上守倖按

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
鼠責失按察者遞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
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壬申金賀生辰使資
德大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監
門兼尙廐局副使王蔚入見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
院事王綸爲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
事曹勛副之 丁亥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武信軍承
宣使李橫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紹興府駐
劄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
年六十八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癸巳寧國軍節度

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陞本司選鋒軍都統制
戊戌名烏江縣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參知政事

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

官致仕光既許任便居住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劾尙書左僕射沈
該天資疎庸人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
以裨國論瀆貨無厭請托公行縱令子弟凌轅州縣起
造第宅擾害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
下失四海之望請賜罷黜別寘憲典丙午左司諫何溥
右正言郝民望亦言沈該性資庸闇志趣猥陋自爲小

官已無廉聲徒以諂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厠禁嚴連帥
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陛下比
因更化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遂俾得自新
以圖報塞今冠台席亦旣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引
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
所不統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
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畱滯逆旅特令速與差注旬日
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望亟賜罷黜帝命溥
等皆退而俟命該乞罷政不允 己酉特進尙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

六月丙辰祕閣修撰新知明州董萃權尙書戶部侍郎

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戚方爲本司前軍都統制 己巳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

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祕書少監黃潛厚追

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有差 淳熙中謚庶曰敬節 丁丑潭州觀

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爲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

都統制充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

例陞充副都總官從之拱玠之子也 金方建宮室於

南京又營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閒往往椎牛以供筋革以至烏鵲狗彘無不被害境內騷然 金主侍太后於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南伐太后諫止之金主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二

兼史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權吏部尙書 癸巳中書
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
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爲定法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無
慮二千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
致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
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
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王
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爲節度使初不聞有遞遷
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敞開之地類
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戊

戊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
燾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錄付史館
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
意欲得燾一通問卽召用之燾迄不與通坐此偃蹇州
縣二十年四川安處制置使王剛中間其名奏以爲幹
辦公事初燾父中仕至左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燾
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
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分新舊官置踵而成
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於此 己酉詔殿前司
破敵軍以五千爲額時左翼軍之改隸者與統制官陳

敏所募士纔二千人乃於本司諸軍那摘以充其數

八月甲子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左迪功郎
朱熹並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
任滿日赴行在并詔度廣問俟任滿日與在內陞等差
遣熹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
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
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
四方游學之士多從之帝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尙書刑部

侍郎 乙卯金尙書左丞相蔡松年卒金主悼惜之奠
於其第命佗祭文以見意 是月金詔諸路調馬以戶
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
自養飼以俟 九月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
無人食祿者竝予一子官 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閭門事曹勛
等還朝言隣國恭順和好無它丙戌宰相湯思退拜賀
帝曰朕自綸等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蓋前此紛紛之
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
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

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 甲午尙書右僕射湯思
退遷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竝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赦
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不視朝召輔臣奏事
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餽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
下戶去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
及浙東江西民田爲螟螣損稻者其租賦皆蠲之丁酉
減僧道今年丁錢之半己亥詔見監賊罰及賞錢竝與
除放皆爲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韋氏崩於慈寧
宮年八十自南渡後典故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諱不

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斐而博士杜莘老以古誼裁定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暫兼權禮部侍郎 癸卯翰林學士周麟之爲大金奉表哀謝使吉州團練使知閭門事蘇華假崇信節度使副之時朝廷已議定遺金金繒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麟之至金主喜其辨利賜資加厚 丁未百官以帝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冬十月辛亥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壬子小祥帝詣几筵殿行禮 癸卯皇太后啟攢有司以權制已迄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

制攢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
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
事 甲寅帝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幄 起居舍人楊

邦弼爲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
馬步軍副都統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潤爲賀生辰使
閣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 壬戌尙書兵部侍郎兼
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諡議曰顯仁 甲子
大祥帝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丙寅禪祭 戊辰帝
始御前殿 乙亥金主獵於近郊復命諸路夫匠造軍
器於燕京尙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尙書蘇保衡

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眾十一月辛巳朔日南至命尙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丁亥參知政事賀允中依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提點皇城司鄭藻爲皇太后遺畱國信使副故事使者入北境當服黑帶鞵至是朝議慮北廷不從已命允中等隨宜改移允中等至汴京金主命故叛將孔彥舟押宴且用常禮賜花允中辭曰使人之來致太后遺物國有大器樂何忍罔況戴花乎其大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

捧花侍側而已 己丑大行皇太后啟攢帝服初卷之
服以祭禮畢更素服還內百官亦如之 丙申顯仁皇
后靈發引帝啟奠於庭遣奠於麗正門外禮畢帝易吉
服還宮太史焚衰服 丙午顯仁皇后掩攢宮在永祐
陵之西去顯肅攢宮十九步舊下宮分前後殿至是夏
築前殿以奉徽宗中殿以奉顯肅顯恭顯仁三后神御
而御殿奉懿節如故於是始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
居民皆徙之又有士庶立墓雜錯其間陰陽家請悉挑
去宗正寺主簿權太常丞吳曾從而和之時監察御史
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乃挑其近攢宮者百

十有三火而已 十二月辛亥朔有司於浙江亭行
六虞畢百官奉迎虞主還慈寧殿帝行安神禮癸丑帝
服素黃袍黑帶素履詣慈寧行七虞之祭八虞九虞皆
如之 甲寅諜報北界揭榜禁妄傳起兵事帝曰此事
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堪生豈是久辰
之道惟當精擇牧守務爲自治安邇息民靜以待之耳
庚申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生坐范
汝爲事遠竄遂奔僞齊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齊廢復爲金用累
遷禮部尙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來賀來年正旦侍
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 壬戌帝親

行卒哭之祭甲子祔顯仁皇后於太廟徽宗室 丙寅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試吏部尚書初
帝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爲嗣而恐顯仁皇后意所未
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帝問燾以大計所在燾曰儲貳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
帝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舉典禮時
風俗侈靡財用匱乏燾勸帝止北貨之貿易非時之賜
予罷土木減冗使躬行節儉民自富足帝嘉獎再三
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夫
丁卯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尚書 丙子

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以諒
陰故命坐賜茶正侍觀察使以上皆與帝素服黃袍黑
帶供帳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鷺對鳳侍坐者錦墊
易以紫素既見命大臣就驛賜宴不用樂辭亦如之時
吏部尙書張燾奉詔館客宜生素問其名畏慕之一見
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燾以首邱桑
梓語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
又取几閒筆扣之曰筆來燾密奏之且言宜早爲備金
主又潛使畫工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繼則繪爲
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

山第一峰之句蓋金主所賦也

金殺其太醫使祁宰

發異繫年要錄倫翰林副使祁宜今從金史本傳倫祁宰又要錄載五年正月今從金史本紀載在四年十二月
宰性慷慨欲諫南伐未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
既入見卽上疏諫略言國初蕩遼戡宋曾不十年當此
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
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
今謀臣將士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
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
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聞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
於翼軫三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

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金主怒戮於市籍其家金人哀之

紹興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正

旦施宜生等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乙酉中書舍人

洪遵兼權尙書禮部侍郎 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北

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赤岸至是施宜生等不冝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卽行 戊子太尉知荆南

府節制屯駐御林軍馬劉錡言所招效用六千人請以荆南駐劄御前效用中軍左軍爲名分四將仍以右武

大夫周贊充左軍統制閤門宣贊舍人荆湖北路兵馬
都監劉汜充中軍統領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
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貸
務通與之如其數 吏部員外郎虞允文言金決渝盟
爲南牧之計必爲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
東沮洳非用騎之地它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
道宜爲之備帝頗納其言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
江府賜宴不受遂卽時渡江 癸巳尙書左司員外郎
邵大受權戶部侍郎 乙未金國賀正旦使施宜生等
渡淮故事北使旣登舟卽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

是日天未明送伴使金安節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以下皆不及知安節遂於中流瞻拜而已 丙申尙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知樞密院事 丁酉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其閒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吏部尙書張燾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醢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增數百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帝曰卿可

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
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庚子命輔臣朝獻
景靈宮以帝未純吉服故也先是禮官引熙寧故事請
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沈
介言今祔廟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竝皆如儀將來
大亨明堂亦合廟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
恐無以副主上之誠孝請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爲疑會
介出還使後五日有詔郊祀行事稽之禮經蓋無可疑
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故可令給舍臺
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奏於是帝不出而命輔

臣分詣 丁未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尙
書吏部侍郎太常少卿宋棐權禮部侍郎 二月乙卯
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使大懷忠副使大
中大夫尙書禮部侍郎耨盪溫都謹行禮於慈寧殿朝
殿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琚讀祭文旣退命輔
臣就驛宴之不用樂 丁卯吏部尙書兼侍讀張燾充
資政殿學士致仕 辛酉北使辭於几筵殿次辭帝於
垂拱殿 癸亥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趙子瀟權尙書戶
部侍郎 甲子百官純吉服 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
事畢樞密院官將退帝畱王綸葉義問諭之曰朕有一

事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
除少保使相仍封眞王眾皆前賀綸義問退帝曰朕久
有此意淡惟載籍之傳竝后匹嫡兩政耦國爲亂之本
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遲遲至今思退
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
不可無也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三十年 戊
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劉
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弔祭
也帝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之 庚申起居郎
黃中權工部侍郎 癸酉帝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

拱殿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不基
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皇
室親親尙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
也自幼鞠於宮闈巍然不羣聰哲端正抗於宗藩歷年
滋多厥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攷禮正名頒
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
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爲皇子仍改
賜名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麟之兼權
吏部尙書 丙子制以皇子瑋爲寧國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旣出中外大悅 是月金遣引進

使高植等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磔之 三月辛巳兵部尚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左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衡薦師顏忠節尤力詔進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 金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金主遣都水監徐文步軍指揮使張宏信等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金主曰朕意不在一邑欲試舟師耳 乙酉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玠遷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攢宮之勞故有是命 戊

予上策試禮部舉人劉朔等於集英殿旣而得右迪功郎許克昌爲首用故事降爲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敗盟宜爲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以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乙未太府卿李澗權尙書吏部侍郎 丙戌左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諸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移淮南諸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金東海縣民爲盜有

李秀者密請淮東副總管宋肇納款願得南歸時議疑其或致衝突謀者因謂其與金結納將大興師南來乃命光輔駐楚州以爲之備光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州事徐宗偃求濟師宗偃諭遣之因遺書大臣大約謂東海饑民困其科斂苛擾嘯聚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爲金主蒙蔽下情不通猶未之聞若知偏師一至卽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爲吾患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衅 丁酉以立皇太子命兵部尙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宋棐

告皇地祇祠濮王士輅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諷告諸陵
保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
屯駐御前軍馬王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
開達州駐劄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金房都統制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宗子彥髣等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樊仁遠等十九人特
奏名一人竝授官有差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
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
府始稱皇姪 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郎官
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加封梁昭明太子統爲

濟忠顯王 夏四月壬子詔天申節州縣竝免排宴以
帝在諒闇故也 甲寅金以耶律翼南使失體杖一百
除名施宜生以漏言烹死 丙申參知政事賀允中兼
權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辛巳太尉荆南府劉綺兼本
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
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
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爲重鎮江西九江
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備
朝廷從之荆南府江州勑軍自此始 乙酉初置江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前及步軍司兵各二

千人馬軍司及新招各二千人隸之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都統制戚方爲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見金已聚兵有南侵意及還密奏教人以剋剝不恤爲能以殺戮不恕爲威窮奢極侈燕京已剝壯麗而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怨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擊傷奪去銀牌燕京以南在處不寧今

欲遷汴京且造戰船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藉海食之利能使船戶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宜於江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繞於舟楫之間官軍振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驚擾此策之上者也 兵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禦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其三淮東

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康伯見帝言敵謂我爲和好久而兵備弛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帝嘉納之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使見紫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吉不設仗旣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瑋侍燕榮等望見聳然曰此爲建王耶竟夕不敢仰視 戊戌天申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器制未終不用樂 六月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綸引疾求去

故有是命 壬申故太尉武泰軍使郭仲荀贈開府儀
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其孫成忠郎永茂投匭
自訴故錄之 金都水監徐文等破賊張旺徐元東海
平 秋七月辛巳金詔東海縣民爲張旺等所誑誤者
並釋之壬午金主以張宏信被命討賊逗遛萊州與妓
燕樂杖之一百 詔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
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視 丁亥右文殿修撰知臨安
府錢端禮權尙書戶部侍郎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
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爲
兩淮形勢在今危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隋郢道化棗陽

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師成閔則真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宜飭令擇地險要廣施預備此應變之說也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請江淮一帶遴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

久之說也 御史中丞兼侍講朱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辛丑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喚都遇爲閤門祇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 加封伍員爲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癸丑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爲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於潭州 丙辰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 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 辛未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銜爲

安德軍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
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謀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
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
禮告急於朝廷先是金主命戶部尙書梁球兵部尙書
蕭德溫計女直契丹奚三部之眾不限丁數悉簽起之
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善一
正軍一阿里善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
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吏部侍郎高懷正
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宣差簽軍使每路各
萬人合蕃漢兵通二十七萬倣唐制分爲二十七軍簽

數已定遂以百戶部爲穆昆千戶爲明安萬戶爲統軍
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
者 金主命樵貨務井印造鈔引庫起赴南京 金主
喜沾譽其謁陵也見田間穫者問其豐耗以衣賜之然
亂政亟行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
澤山東賊犯沂州殺其縣令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
眾至數萬契丹邊祿錦舊伦六斤今改等皆以十數騎張旗幟
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置於市
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
高彥福大理正耶律正翰林待詔大穎出使還朝皆言

盜事金主惡聞其言皆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不敢復

言 九月庚辰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

急

事見八
王申

自高郵以驛書遺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

飽諳覘邏者之情偽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遣固不一

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

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髣髴信實茂然且

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犯死求生而候者闕

然有興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

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爲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日

自六月以來日聞簽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

舟船添立砦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
矣旣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都改築外城更
造祕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攷信
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
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人情
恟懼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
矣靖康之初再侵京闕薦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
聲播傳計之詭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
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
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爲牧放添增防扼遣數萬

人散處要害以候之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且命大臣護之以爲緩急調發抹應之用則敵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規邏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朝廷防虞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爲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一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望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竝兼侍讀 已丑左武大

夫忠州防禦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
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
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江守臣
朱翼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
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恩陞宣州觀察使
寶請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
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
甲午小祥帝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
文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僊林普濟寺 丙申鎮
江府駐防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罷宜撫司背鬼

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以制勝軍爲名詔許旋
招勇效用勝捷吐渾共一千人爲之 壬寅太學錄
周必大太學正程大昌竝爲祕書省正字 冬十月乙
巳朔帝始純吉服 庚午金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
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
萬人 丁未起居舍人虞允文爲賀大金正旦使知閤
門事孟思恭副之允文至金廷與館客者偕射一發中
的君臣驚異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充賀大金
生辰使武功大夫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蘇紳副之
戊申詔太尉知荆南府充本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劉

錡赴行在奏事以荆南駐劄前軍右軍統制李道兼權
都統制朝廷將以錡代劉寶掌軍故有是命 癸丑兵
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權吏部侍郎 庚申侍御
史陳俊卿論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十罪
大略謂寶減削軍食暗請錢糧多遣軍士於湖廣江西
回易去歲鎮江大寶閉壁下令出救者死城中半爲煨
燼寶市物爲苞苴皆刻剝置辦乃謂其下曰此官家教
我置買寶內藏不臣嘗公言曰前代帝王皆起於微賤
此何等語又養閭李二道人夜觀星象至五更則具錄
以呈鎮江屢易守臣皆以寶故近又欲擊趙公傅賴朱

夏卿勸免今知人言籍籍乃因入覲載苞苴之物三十餘舟欲因爲結納寶專悍愚愎暴虐姦貪何所不有使有緩急之事責之成功不亦難乎請因其來朝斥之別擇良將往肅軍旅辛酉安慶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罷都統制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給真俸臨安府差兵級同本軍見隨行人前去之任先是寶爲諫官何溥所劾帝乃召寶赴行在未至陳俊卿復奏其罪侍御史汪澈亦言寶無尺寸功朝廷嘗調兵戍黃魚梁寶既不聽乃請創招制勝軍三千人方命若此尙知戴天子之威

平寶嘗出緡錢遣其軍校回易歲計三萬有奇猶以爲鮮械諸囹圄拊刻諸軍至有凍餒不能出門戶者望命有司議寶之罪故有是命 壬戌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劉錡爲威武軍節度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仍詔總領官同諸軍統制將日前非理拊斂及應干私役日下改政諸軍所負回易錢具數以聞當議除放除劉寶私財還寶外餘竝椿充軍須仍出榜曉諭 鎮南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荆南府駐劄御前前軍右軍統制李道爲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丁卯權工部侍郎黃中兼權吏部侍郎

十一月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
廣爲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戊子大理少
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帝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
立規摹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
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
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自陛下更化以
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
如湯思退者本無器識徒以工駢儷之文嘗綴科目飾
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壻賁緣超躡徑躋樞近

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
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
用爲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紀任情率意
凡所施爲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大臣之事也思
退則蔑視同列擅佗威福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孔子曰
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旣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眾怨
竝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祖宗法令或廢格
而不用臣寮章疏多沈抑而不行久玷鈞輔物議沸騰
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淡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望

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金主命親軍司以所掌付
大興府置左右驍騎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指揮
使隸宣徽院 十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尙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爲觀文殿大
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
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
夜白氣如帶東西亘天 癸丑金禁中都河北山東河
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雕隼者 丁卯閣
門宣贊舍人荆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玘爲鎮江
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用劉錡奏也 庚午金國賀正

旦使奉國上將軍兵部尙書僕射權副使翰林學士忠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於紫宸殿 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帝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金主以降將孔彥舟習知兵事起爲南京畱守彥舟荒於色有禽獸行而金主獨喜之時有傳舟已死者旣而知其妄金主爲杖妄傳者以激勵之無何彥舟果死遺表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金主禁朝臣飲酒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旣而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等以立春節飲於駙馬都尉圖克坦貞家金

主召而詰之曰戒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金主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則宜早諫魏武帝軍令曰犯麥者死已而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示信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獻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爽爲歸化州刺史西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以爲相封楚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